

集體感染



柏林漫言
余逾

這一輪 Omicron 變種病毒疫情，我們生活在感染浪潮的中心——歐洲，切身感受到了新冠病毒離我們越來越近。

慢慢地，它終於走到了我們的身邊。

從周一開始，學校不斷發來郵件，告知家長有學生快速測試呈陽性，繼而 PCR 測試也呈陽性。家長群也不斷收到家長發來的小孩確診消息。兒子所在的中學班上有二十二個學生，周一快速測試結果陽性的小孩回家後，第二天他們班上就三分之一確診陽性，三分之一屬於密接需要隔離，最後上學的只有七個小孩。

隨着新冠病毒確診數量在青少年和兒童中呈爆發的趨勢，一方面政府放寬了隔離規定，密接人員不需要隔離。與此同時，柏林政府也決定允許家長來決定是否讓小孩留在家裏，不強制上學。要知道，在德國對於小孩上課缺席的規定是非常嚴格的，除非是生病，或者極重大的事宜才能被允許請假。因此，這對於重視小孩教育義務的柏林政府來說，也算是非常大的妥協。然而，家長們對這個決定並不是那麼「感激」。

家長群裏七嘴八舌卻大多意見一致：「能上學還是趕緊給我上學去吧，千萬別讓神獸在家裏啊！請讓我們這些在家工作的人有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吧！」最讓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有個小孩早上在學校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被送回家後，家長在家裏做了兩次快速測試呈陰性，就「強行」把小孩又送去了學校。

家長群裏一個接一個的小孩確診，父母們會主動說一下小孩是什麼時候快速測試或者 PCR 確診的，有些什麼症狀。有的小孩完全沒有症狀，最嚴重的一個有

輕微發燒和嘔吐的症狀。群裏的其他家長都表達了關心，祝願孩子們都趕緊好起來，也對當前急劇上升的感染數據多少有些擔心。

最開始家長們還聊得很嚴肅，覺得形勢相當嚴峻。直到有個家長跳出來說：「我們這個年級的感染數量都超過法羅島了嘛！」另一個家長接了一句：「可不是，七天感染指數是柏林的好多倍了！」整個群聊氣氛突變，家長們開啟「吐槽模式」。大家從頭疼家裏不能上學的「神獸」，到感染後在家各種事兒多的「豬隊友」，恨不得通通扔出去。

其實不用家長們「嫌棄」，小孩們自己都是希望去學校上課的。畢竟學校裏上課大都是很有意思的課程，還能和小夥伴們見面。相比起來，獨自在家是無聊又無趣的。

而這個時候，學校方面的態度也非常明確：雖然政府允許學生缺席上課，但是學校認為實體課依然是效果最好的授課方式，所以並不鼓勵小孩留在家裏。儘管學校的老師會給缺席的學生布置一定的作業和發一些學習資料，但是依然會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內課堂。另外一個硬性規定是，只要不是新冠病毒測試陽性，所有的考試學生都必須返校參加。

這一波 Omicron 來勢洶洶，然而看起來，學校、家長和學生都努力地不受疫情的影響，盡可能地正常學習和生活。大家心裏都綁足了勁兒，堅持一下，彷彿已經看到了疫情結束的曙光！

寧波家常味(二)



▲寧式鱔糊。 作者供圖

不過俞總知道我是紹興人，有次拿出自己私藏的霉苧菜棍一解我的鄉愁。霉苧菜棍臭氣熏天，同去的北方朋友叫苦不迭，我卻吃得開心。這菜吃的是醃製後的苧菜莖裏的鹹鮮汁水，實在是下飯利器。我家鄉的吃法是蒸製後蘸香油同食，會有一種複雜的混合香氣。而霉苧菜棍的汁水則是醃製紹興臭豆腐的基礎。

清明時節蘇浙滬一帶都要做青團青餃，不同於蘇滬的青團，我從小吃的是青餃。去年清明，俞總和我說試製了青餃邀我品嚐。蒸籠一打開便親切得不得了，那種手切艾草才有的顆粒感和色澤，以及濃郁的艾草香氣，根本不是本港市面上的青團可以比擬的。而餡料也是筍丁雪菜肉末，清香鮮美，屬於妙品。

甬府的大肉包和薺菜水餃亦是人人稱讚的好滋味。我最愛他們的大肉包，老麵配上多汁足料的肉餡，蒸好後鼓鼓囊囊，透着淡淡肉汁色澤。包子要吃得醜，果然一咬下去麵皮蓬鬆，餡料多汁，喚起了關於家鄉早餐店大肉包的遙遠記憶。

寧波湯圓舉世聞名，甬府的版本更是一絕。據說現在這方子是當年甬府創始人翁擁軍先生深入民間重金徵集而來的。經過多年的實踐，甬府已經形成了一套細膩精準的湯圓製作流程。黑芝麻是手磨而成的，為了保留顆粒大小不同的食感；豬板油去膜攪碎後加入綿白糖和芝麻碎反覆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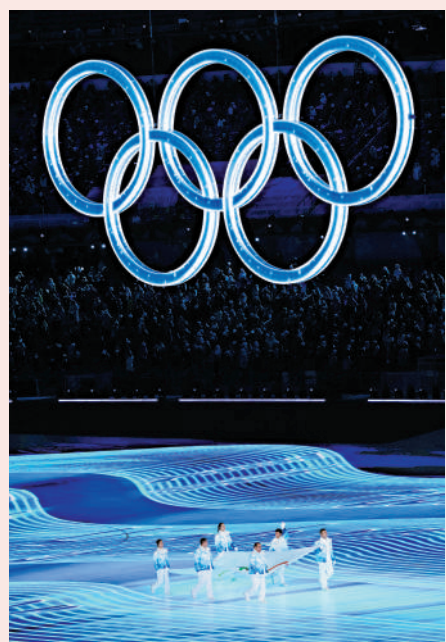
捏成餡；湯圓皮要用水磨糯米粉。即叫即做，絕無預先做好冷凍保存之理。

因餡料甜度較高，所以煮熟的湯圓配的是開水，僅以少量糖漬新鮮金桂點綴。上桌先聞桂花香，後品湯圓的油潤濃香。帶了很多朋友來吃甬府，這湯圓我說是全港第一，從無反對者。

甬府香港店的菜品很多，好吃的何止以上這些？我只挑了些我喜愛的家常味道討論，篇幅所限，就此打住。

一月十九日公布的二〇二二年港澳米芝蓮指南中甬府香港店摘得一星，着實為他們感到高興。俞總和劉師傅都是具有使命感和信念感的人，甬府香港店開業兩年以來非常不容易。作為常在這裏一解思鄉之情的食客，更是希望他們可以基業長青，繼續為香港餐飲版圖注入純正的寧波味道。

願音樂拯救和平



▲北京冬奧以《和平——命運共同體》作為迎賓曲奏響。 新華社

記得國慶七十周年時曾演出音樂舞蹈史詩《奮鬥吧，中華兒女》，其中有一場是《和平——命運共同體》。日前，北京冬奧歡迎外賓，《和平——命運共同體》又作為迎賓曲奏響。這使我想起半個世紀前留下的記憶：兩個中國孩子擁抱鴿子的照片《我們熱愛和平》，畢加索名畫《和平鴿》，肖斯塔科維奇的歌曲《和平之歌》，也使我想起自己在寫《二十世紀的大提琴聲》中的多位作曲家和演奏家，他們用音樂為我們這個戰火紛飛的世界唱響了呼籲和平的強音。

和平是鴿子，戰爭是瘟神。英國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一八五七至一九三四），經受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心靈的煎熬，當每日新聞都是轟炸、殘殺、死亡的時候，他不能寫任何曲子，他說：「一切愉快、美好、純潔和甜蜜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了。」大戰結束後，他痛定思痛，決心寫一部戰爭安魂曲，用輓歌式曲調送走戰爭瘟神，希望世界上不再有硝煙炮火，再用優美抒情的旋律讓人們感受到和平的陽光和怡和的惠風。他寫下了二十世紀世界第一部大提琴力作《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英國「大提琴女神」杰奎琳·杜普蕾（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七）十七歲那年就開始演奏埃爾加的這部作品，每次演奏慢板樂章時，都有一種撕肝裂肺的感覺。她說，這部協奏曲是一顆「凝結的淚珠」。我從視頻上觀她演奏，在最後一個樂章快結尾時，淚水突然從她臉頰上滾落下來，真如一顆凝結的淚珠，凝結着驅走戰爭瘟神、迎來和平歲月的凝重和欣慰。

「戰爭安魂曲」不止埃爾加寫的這部。一九六二年，英國另一個作曲家愛德華·布里頓（一九一三至一九七六）用英國詩人歐文的詩篇寫了大型聲樂曲《戰爭安魂曲》，其中包括獨唱、合唱、童聲合唱和樂隊，卷首有題詞：「我的主題是

和平，和平，和平」，它們的歌聲為巴赫、貝多芬以及所有的偉人所喜愛和讚賞。更重要的是，這支和平之歌誕生在我的故鄉加泰羅尼亞人民的心中。」

法國大提琴家、作曲家保羅·托特利埃（一九一四至一九九〇）願以音樂拯救和平。他因自己的生日感到榮幸，因為三月二十一日是春季第一天，又是巴赫的生日，可他又覺遺憾，因為一九一四年是「一戰」爆發的一年。他說：「我要和平，卻偏偏生在戰爭年代，與我本性相悖。」他厭惡野蠻、殘殺，包括對動物的虐殺；曾當了多年素食者，只因巡演過程中吃不到素食才不得不中止。

托特利埃曾明確表示：「我的生活目標是協助拯救和平。」他的作品與和平緊緊相連：《願音樂拯救和平》（即《大提琴與管弦樂隊變奏曲》，歌詞唱道：「地球上所有人在挽救我們的大船，願音樂拯救和平」），歌曲《為和平進軍》、《迎接和平》和《和平大旗》等。他希望世界上不要有戰爭，願各國人民生活得平安幸福，他曾多次往返於歐美之間，但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他不再訪美；越戰期間，他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直至越戰結束，他才又到美國巡演，一九九〇年初最後一次訪美，演奏了《願音樂拯救和平》。

華裔大提琴藝術家馬友友，作為聯合國任命的十大「和平天使」之一，也用音樂傳播和平、友誼、合作的願景和信息。早在一九七四年哈佛大學反戰集會上，他就以越南民歌《湄公河春望》、匈牙利作曲家科達伊的《悲慘世界》，與全校師生的反戰歌聲相呼應。在二〇一一年紐約紀念「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十周年儀式上，他以慢速悲壯地演奏了巴赫組曲中的《薩拉班德舞曲》。

和平——命運共同體，是的，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在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什麼是最共同、最應享有的命運呢？和平。讓我們再聽聽戰爭安魂曲，再聽聽和平之歌，並為實現世界和平作出應有的貢獻吧。



飲饌短歌
吃吃君
IG: mchichi1988

蒲瓜是春夏初常吃的蔬菜，離開家鄉後就很少吃了。除了寧式鱔糊外，蛤蜊燴蒲瓜也是一道妙用這一食材的菜式。飽滿清鮮的蛤蜊配上軟嫩鮮甜的浙東蒲瓜，鮮上加鮮。

以抱腕手法處理海鮮是浙東常見的家常烹飪方法，我母親時常抱腕帶魚和鮑魚；用鹽稍事醃製後，魚肉水分析出，鮮味更顯，而肉質更為緊實。在甬府抱腕的對象可能是黃魚、帶魚或鮫魚，令香港食客體驗到不同於廣式蒸魚的海魚處理手法。

前文提到寧紹人重醃製，菜品中不乏深度發酵而氣味刺鼻者，臭冬瓜和霉苧菜棍就是代表。考慮到本地受眾，甬府香港店並無這兩個菜，但水晶冬瓜是基於臭冬瓜改良而來的。水晶冬瓜將發酵程度控制在較為輕微的階段，令食客可嘗出發酵產生的淡淡酸味，而不至於不習慣。



文化經緯
陳安

記得國慶七十周年時曾演出音樂舞蹈史詩《奮鬥吧，中華兒女》，其中有一場是《和平——命運共同體》。日前，北京冬奧歡迎外賓，《和平——命運共同體》又作為迎賓曲奏響。這使我想起半個世紀前留下的記憶：兩個中國孩子擁抱鴿子的照片《我們熱愛和平》，畢加索名畫《和平鴿》，肖斯塔科維奇的歌曲《和平之歌》，也使我想起自己在寫《二十世紀的大提琴聲》中的多位作曲家和演奏家，他們用音樂為我們這個戰火紛飛的世界唱響了呼籲和平的強音。

和平是鴿子，戰爭是瘟神。英國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一八五七至一九三四），經受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心靈的煎熬，當每日新聞都是轟炸、殘殺、死亡的時候，他不能寫任何曲子，他說：「一切愉快、美好、純潔和甜蜜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了。」大戰結束後，他痛定思痛，決心寫一部戰爭安魂曲，用輓歌式曲調送走戰爭瘟神，希望世界上不再有硝煙炮火，再用優美抒情的旋律讓人們感受到和平的陽光和怡和的惠風。他寫下了二十世紀世界第一部大提琴力作《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英國「大提琴女神」杰奎琳·杜普蕾（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七）十七歲那年就開始演奏埃爾加的這部作品，每次演奏慢板樂章時，都有一種撕肝裂肺的感覺。她說，這部協奏曲是一顆「凝結的淚珠」。我從視頻上觀她演奏，在最後一個樂章快結尾時，淚水突然從她臉頰上滾落下來，真如一顆凝結的淚珠，凝結着驅走戰爭瘟神、迎來和平歲月的凝重和欣慰。

「戰爭安魂曲」不止埃爾加寫的這部。一九六二年，英國另一個作曲家愛德華·布里頓（一九一三至一九七六）用英國詩人歐文的詩篇寫了大型聲樂曲《戰爭安魂曲》，其中包括獨唱、合唱、童聲合唱和樂隊，卷首有題詞：「我的主題是



如是我見
陳德欣

每逢於農曆新年之時，總會有一些人跳出來說要將其英文名稱由「Chinese New Year」改為「Lunar New Year」。這種講法所基於之理由無非就是指，並不只有中國人過這個新年，包括越南、韓國、新加坡等周邊一些國家地區都沿用相同曆法慶祝新年。近年「台獨」勢力力推「去中國化」，伺機又在此問題上興風作浪，大做文章。然而這種講法在道理上根本就站不住腳，唯至今仍然有人反覆為此說背書，恐怕除了政治動機外，事實甚為無稽。

筆者說其站不住腳有兩方面，首先是「Lunar」用詞不當。人類曆法自古以來大體可以分成太陽及太陰兩大系統，分別以觀察太陽及月亮運動軌跡而

成。中國現在所使用的農曆經歷多次改良，並不是只觀察月亮而成的純太陰曆。農曆兼察太陽太陰兩者，月份來自於月亮，但二十四節氣和閏年等概念則來自於太陽。例如中國的春分、清明及大雪等節點，若以西方現代公曆日期計算則更準確，這也是為什麼二十四節氣的日子總是與公曆對上的原因。

英文的「lunar」意即謂「月亮的」。中國曆法是「陰陽混曆」而非「純陰曆」，叫作「lunar」其實並不準確。退一步講，從英文來說，所有以觀察月亮軌跡而成的曆法也可叫「Lunar Calendar」（月亮曆法），那每一套月亮曆法中的新年也可叫作「Lunar New Year」。即使除去了一些已經不再有人使用的歷史曆法也好，現存在世上還有另外兩套曆法也是陰陽混曆及純太陰曆：猶太人和伊斯蘭曆。前者是猶太人的傳統曆法，與中國曆法有很多相通之處，也屬於陰陽混曆；後者則是伊斯蘭教徒

的宗教曆，是一種純太陰曆，每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至三百五十五天。由於不置閏的關係，伊斯蘭曆每年會比公曆快大約十一天，大約三十三年就會比公曆多一年。這些曆法各有特性，新年的日子也完全不同，但原則上都可以叫作「Lunar New Year」。因此，將中國農曆新年叫作「Lunar New Year」其實只會產生更大的歧義，也反映了很多提倡者的眼中那份自我中心，無視了其他文明的傳統。

其次，把農曆新年稱作「Chinese」其實並無問題。雖然人類曆法一般可以科學客觀地分成太陽太陰兩種，但「新年」本身就是一個文化概念。即使幾乎相同的曆法，在不同文化中它們的新年也可以完全不同。例如猶太跟中國農曆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以「十九年七閏月」去解決太陽年不對稱問題，但新年的日子完全不一樣。中國農曆的新年大約在公曆一至二月之間，本是取大地回春之意。

而猶太曆有兩個新年，宗教新年是三至四月間的逾越節（Passover），是為了紀念猶太人逃出埃及的故事，此節後來在西方基督教漸漸演化成復活節（Easter）。而一般百姓慶祝的新年則是在九至十月間的「歲首」（Rosh Hashanah），又俗稱為「吹角節」，一些理論認為這與秋天慶祝收成有關。

現在西方普遍以公曆一月一日為新年也不過是幾百年歷史的事，過去新年按每個民族和曆法也會有所不同。以公曆一至二月這個時間的月亮周期的第一天為新年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變化，不過毫無疑問起始皆源於中國。中國周邊民族和地區也慶祝同一個節日——春節，這是他們借用了中國的曆法和節日之故吧，同時亦更體現其與中華文化之交流交融。既然農曆起源於中國，那麼稱之為「Chinese New Year」於情於理都當之無愧。

共享冬奧



市井萬象

位於湖南長沙的冬奧知識普及教育展館吸引市民參觀。該館佔地面積約五百平方米，通過展出三千餘件歷史圖片、冬奧會郵票、專業冰雪運動裝備等，全方位展示冬奧會，普及和推廣冰雪運動。

圖為展出的冬奧會郵票。

中新社



「Chinese New Year」名正言順